

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后记



石楠，著名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第六、七届全委会委员，第八、九届全委会名誉委员；安徽省作家协会第三届副主席。作品有《画魂：潘玉良传》《舒绣文传》《生为女人》等30余部。2005年被评为“当代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”之一。

我曾向读者许下诺言，为不见经传的巾帼才媛立传。

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不管有多么曲折崎岖，不管有多么严峻险阻，我都将毫不懊悔地走下去。可在写这部传记小说时，心里多次涌起悔不该的念头，自觉选了一块难啃的骨头。我的主人公柳如是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，活动在东林复社上层名士之中，我不可能有那样的直接生活，只能间接去获取。由于清代多次禁书、毁板以及兵燹，散落在明清著作中关于她的记载，也随着灰飞烟灭了，尚存者也像一把沙子撒进汪洋大海之中。为了熟悉、理解那个时代，只得像大海捞针那样，在阅读中去搜寻散佚的一枝半叶。有时几十万字中也找不到有关她的只言片语。我苦苦经营了五个年头，四易其稿，仍不尽如人意，还有许多求而不得的遗憾。可我钟爱它，就像一个母亲钟爱多灾多难、先天不足的弱子那样，我希望读者能爱它，这是一个母亲的心。

欲让这位死了数百年的名女人立起来的心愿，发端于写作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之先。由于工作之便，我读了钱谦益的《初学集》《有学集》，发现了柳如是下访半野堂时与他唱和的诗作，一下就倾倒了我。我便开始有意搜读有关她的文字。浙江省图书馆将他们度藏的《柳如是尺牋》和她的诗集《戊寅草》《湖上草》影印问世，我又被她清丽的辞章深深感动。但我并不知她传奇色彩很浓的身世。读了著名散文作家黄裳撰写的散文《关于柳如是》和《虞初新志》上的《柳夫人传》，对她有了个模糊印象，一个站立浓雾中的缥缈影子。但还不敢有写她的奢望。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出版后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老师的关怀敦促下，才有了一试深浅之想。我的忘年师友金杏村先生将他珍藏的陈寅恪教授撰写的《柳如是别传》送给我。那是陈教授历数十年研究这一人物的结晶，他不愧为柳夫人的异代知音，我反反复复读了数十遍，书都翻烂了，浓雾开始淡去，模糊的影像逐渐明晰了。继之，杭州大学周采泉先生赠寄了他撰写的《柳如是新证》一书，读后也获益匪浅。在沿着柳如是足迹的采访旅程中，又得到了苏州市文化局和常熟市文化局、文物管理处、图书馆的专家和同行的支持，他们将自己积累多年的资料、笔记无私地展示给我，这才坚定了我写柳如是传的决心。

在写作的苦役中，给我支持最多的是我的亲密伴侣丈夫程必。他不仅是第一读者、挑刺的批评者，还是出谋划策的参谋。他全力支持我钟爱的事业。在那些风雨交加的日子里，他是保护神，为我撑伞遮风挡雨，使我恶劣的心境逐复平缓；在磨难几乎要吞噬我的时候，是他给了我奋斗的勇气和力量。我每一部作品，都渗有他的心血，是我的，也是他的！

什么是人生？我常常思索这个问题。我认为，人生就是不停息地与命运搏斗！这和一艘船的诞生是为了和风浪搏斗一样。柳如是令我难忘和感动的正是她为追求自由与命运矢志不移的搏斗。她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女子，可她凭着那颗不甘被奴役的心，临死还给封建势力一剑！她被邪恶势力吞噬了，作了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品。可是，历史和文化不仅仅是胜利者们创造的，也有失败者的功绩。是败者和胜者共同创造了历史。河东君败而不输。

创作是在我心中完成的。它似河东君，又不似河东君。从始至终，我的心被一种求索独立自由的悲凉号子冲击着，她走过的路，经过我心灵的震颤和锻造，我已无法分清她和我了！它是我用生命的丝结就的茧。我写，不仅为歌颂美给人们带来欢乐，最重要的是希望揭示生活的真谛。我不能也没必要去为历史下结论，历史就是历史，真真实实镌刻在那里。我所钟爱的人物是个婉变倚门、绸缪鼓瑟的女子，可她的三户亡秦之志，九章哀郢之辞，足以显示我民族坚强不屈、酷爱独立自由的伟大魂灵。此乃我意之所在。

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

——重读石楠新版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

江飞

当陈寅恪在失明的晚年，不惮辛苦，勾稽沉隐，以十年之功完成八十余万言的《柳如是别传》的时候，他不会想到这部“以诗证史”的“心史”，会在二十多年后得到另一颗“文心”的回应，这“来者”正是作家石楠。在成名作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出版之后，已被柳如是诗作深深感动的石楠，收到忘年师友金杏邨先生珍藏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她说，“那是陈教授历数十年研究这一人物的结晶，他不愧为柳夫人的异代知音。我反反复复读了数十遍，书都翻烂了，浓雾开始淡去，模糊的影像逐渐明晰了”。于是，苦心经营五年，四易其稿，知天命的石楠终于完成了这部耗费心血最多也最珍爱的一部作品——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。

“独立洒脱明得失，人间清醒柳如是”。十五年后重读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精装再版的《寒柳》，一代才女柳如是爱情与风骨依旧鲜活，令人感佩。柳如是，明末清初名妓，集侠气、才气、骨气于一身，有着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，为追求独立自由而与命运矢志不移地搏斗，这是让石楠难忘和感动之处；陈寅恪歌颂柳如是的，除了她的才华，也正是其不受宋朝以来礼法的拘束、不受各种时流的约束，有自己的思想、有坚定的气节。当然，也诚如吴宓所言，“寅恪之研究‘红妆’之身世与著作，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（夷夏）道德（气节）之真实情况，盖有深意存焉。绝非消闲、风流之行事也。”无论是写得极为艰深、奥衍、回环往复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还是写得明白、晓畅、情深义重的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，不论史学，抑或文学，归根结底，都是“用活生生的个人故事去展现了一个时代”（王汎森语）。

这是怎样的“活生生的个人故事”？“她时而是深闺中人面桃花、长裙曳地的丽质佳人，时而是高朋满座中把酒论诗、谈笑说文的江南才子，时而是儒服方巾、风流倜傥的美少年，时而是浪迹天涯、放歌大江的女艺人，时而是

是剑啸长空、气冲斗牛的侠女，时而是温柔可人、愁肠百结的怨妇，时而又怒斩奸贼、血莫英烈、以身殉国的壮士”。为了争取人身自由，改变卑微的地位，她饱经风霜，历经坎坷，先是摆脱了盛泽归家院，多年浪迹于江湖，后又断然离开了心有所念的宋徵舆、陈子龙，表现出一种对自身人格尊严和独立的追求，却最终嫁给了长她三十多岁的钱牧斋。尽管钱牧斋以正室夫人的礼仪迎娶她，但在世人心目中，她依然改变不了钱牧斋小妾的形象，反而以自己的爱国行动减轻了钱牧斋的叛国罪名，钱牧斋一死，她就很快被封建势力吞噬了。她的柔情、温情与多情，让她把改变自身的希望寄托在情投意合而又品学兼优的士子身上，她为独立、自由、平等而与命运苦苦相搏，却最终仍然未能挣脱时代的枷锁和悲剧的命运，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抗争。她失败了，然而一如作者所言，“她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女子，可她凭着那颗不甘被奴役的心，临死还给封建势力一剑！她被邪恶势力吞噬了，作了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品。可是，历史和文化不仅仅是胜利者们创造的，也有失败者的功绩。是败者和胜者共同创造了历史。河东君败而不输。”

“败而不输”的又岂止是柳如是一人？！潘玉良、陈圆圆、舒绣文、苏雪林、谢冰莹等，这些古往今来让无数男儿黯然失色的女性皆是如此。她们既具有传统女性的优良品质，更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、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意识，然而在现实与理想、传统与现代之间，悲剧常常是她们无法逾越的必然命运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而认为她们悲切的命运是毫无意义的，则是对她们抗争精神的抹杀与亵渎，悲剧的结果并不能掩盖悲剧过程中个体精神与民族精神的不朽，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，“在它沉默的顶点，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”，悲剧英雄穿越煎熬、痛苦、毁灭的情境和他坦然、执著的行动，其实也就是他（她）对这些有限情境的超越，对自我真实存在的体认与实现，以及对悲剧的超越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石楠一生为这些与苦难搏斗、与命运抗争的女子们树碑立传，实际上就是为这种超越苦难、超越悲剧的个体精神和民族精神树碑立传，纷纷扬扬的胭脂泪中，凝聚着的是不屈不散的民族魂。

“传者为被传者雕塑人生，也用被传者注解自己”。在纪实与虚构之间，作家石楠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苦难命运体贴着传主的生命和命运，不动声色地暗示出某些幽微的“压在纸背的心情”。世易时移，三十多年后，我想这本书也如《柳如是别传》一样，既是可歌可泣的女性颂史，更是可悲可叹的民族痛史，是写给当下这个时代“通识古今之君子”看的罢！



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

石楠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